

书间消息

# 金宇澄的迟桂花

袁凌

初见金宇澄，在巨鹿路一间堆叠了书籍纸张的编辑部屋子。这是他几十年安身的空间，所有物件都是旧的，木格窗外几株迟桂开放。此前他托朋友寄赠新作《回望》，对我来说，这不只是一本书，而是打开老上海内情的一扇窗户。

《繁花》在薄薄的沪上道情帷幕后，已呈列着坚实可靠的生存细节，把所谓“魔性”带回了不事雕饰的人性地面。至《回望》，则卸下了方言的负担，以老练深沉的文字，追索父辈的历史。读到这些文字时，以前似远似近的金宇澄穿过了那层薄帷，向我走来，坐在我这个后辈的对面，似已等候多时。

得知年龄，意外的是，他比我想象的更老，却也更年轻，越过了年龄和名声的藩篱，写着国内尚在开创期的非虚构文字。

见面不久，金宇澄问我是否抽烟，告知以否，他递给我一颗糖，自己的指间升起缓缓烟雾。烟丝似往事，凝聚又化开，就像我手里的大白兔奶糖，也含有自身的坚硬，需要咀嚼。

闲聊下来，渐渐感到，他正是用漫长的时光，将那些凝重的往事一再咀嚼，化开了传递给我们。其中的苦味，已由他自行研磨，以至于往往被我们忽略。

《回望》从故乡黎里开头。我看到过两类类似的回忆录，《盲人奥里翁》和《寻找家园》，两者都有江南水乡家世，民生辛苦情节。但相比后者，金宇澄无激昂愤慨之辞，较之前者，又无低徊婉转之态，在对二十世纪艰危冲突的回望中，自有一种深沉厚道于其间，足以滋养人心，消混戾气。

这种平和从何而来？很多时候，当我们试图以世故的积累略去年轻的棱角，得到的不过是无意义的庸俗。

而对面金宇澄额头的皱纹，和他指尖升起的沉郁烟丝里，却有一种莫名的纯真感觉，让人体会到其中沉积的不是世故，而是初始执着的质量，他把那些尖锐之物自己承担了，把平和留给我们。在回忆知青生活的《碗》中，我们还能直观地看到几许痛切，似乎透露着作者的心还未能足够沉着，到了《回望》，则已全然负载了这份生命之重。

这把他和那些流连于洋场风景、市民趣味的“海派文学”区分开了来，就像他的故乡黎里，他父母辈的蹉跎经历把金宇澄和一个典型的“阿拉上海人”区分开来。实际我们每个人都得凭藉自己的经历，和某种过于流行的身份认同区分开来，在上海这个标签过于明显的地方，这种区分意味着他要承受很多，回避很多，放弃很多。

于是在讲究“出名要趁早”的上海文坛，金宇澄在“老编辑”的帷幕后埋名到了六十来岁，这几乎是一个对写作者盖棺论定、封造贴金的年龄，他却以看似不合适的厚重出现，改变了沪上文学的格局，以至气质。

同样的例子，有德语文学中的凯尔泰斯·伊姆莱，相比于君特·格拉斯的少年成名，凯尔泰斯到了暮年才摆脱了“翻译家”面目，成为“大屠杀”文学的杰出纪念碑，这固然是命运，却也有一种无言的自觉在其间，凯氏早年的日记里，漫步在悬铃木林荫道，望着落叶“灰白下垂的手掌”，已经暗自祈祷“但愿到了暮年再出名”。我想，这也曾是金宇澄在上海遍植悬铃木（俗称法国梧桐）街头的心事。他曾经有二十年不写，为了等待有一天的写。

这种自我推迟，才有了《繁花》的孳生和《回望》展开的时间。金宇

澄说，其间他干过很多杂事，也受过委屈，包括愤而拒写煤老板传记这样的经历，当时看似无用，但“后来发现都有意义”。有长年忍耐孕育的心，才能做一个语言和声音的炼金术士。

在一个“老上海”略显松弛的外表下，金宇澄隐藏着苏州故乡怀旧者与北大荒知青的面目，甚至可以说，他像一个长年的潜伏者，拿熟练的手艺骗过了上海人讲究的口味，却在里弄道情的韵味里，给了他们更好的东西。

这是上海必需的另一面的真实。大白兔奶糖的甜味，可能通向提篮桥监狱探亲以至死别的故事；十字路口的幢西式大楼，可能是某个历史时期诸多“跳楼”的所在。《回望》是一份个人面对城市、儿子面对父母的真实，更难得的是，这是在繁花绽放之后面对苦味记忆的真实，是名声之后的沉静。

金宇澄出名之后，很多杂事要应付，但半世纪坐冷板凳的沉静习惯并未离去，也是不会放弃的立命之本。就是在这种仍努力维持的沉静下，他才能完成《回望》这样郁积了岁月重量的文本。甚至，比之孕育繁花、作者在心态上超越了更多。虚构与非虚构的藩篱，质朴与讲究的选择，以至于多种文体的互照。似乎是轻轻放下了已经获得的高贵身段，来写处于探索状态的文体。

这是一个赤子对父母辈的心意，不欲把父亲当年的艰危谍战化，不欲把母亲的家世时髦化，不愿牢狱的艰辛轻飘化，不愿晚年的忆旧浪漫化。为此，他甚至引入了大量文献资料，和口述访谈，这让作为非虚构写作者的我，莫名地产生了认同。

我在外滩档案馆发黄卷宗里的查阅，和金宇澄在父亲信件、学术资料

记载中看到是同一种；我在提篮桥、南车站路探访的监狱高墙，和金宇澄去寻访的父亲关押地址，是同一种；我在石泉小区探访的孑遗托派群体，和同仁路上海咖啡馆里的“出土文物”欧阳先生，是同一种；《回望》中眷眷念及的“红色女谍”关露，是我在北京西山冷落的平房探访过的女主人；甚至金宇澄插队的北大荒劳改农场，也和我去探访过的白茅岭农场是同胎。

金宇澄说，对《繁花》，他起初并没有十足的自信，直待写到在满墙起皮的屋子里，“汉奸家属”黎老师对阿宝回忆丈夫被枪毙的往事，身上起了激灵，才确信这部小说成了。我的记忆中也有一间华山路附近四面透风的屋子，收藏顾圣婴遗物的老太太，坐床抱着玻璃瓶取暖，抖索着拿出有裂纹的肖邦手模，当时也曾使我感到身心的激灵。这种共振，来自于同一种为人忽视的内情。正是这位女士，陪伴了与金宇澄父亲暮年重逢的顾高地的寂寞。两个未曾谋面又年龄跨代者的回望交织在一起。没有后来者的诚实回望，就没有真实的上海，有的只是一种自我游戏兼供外界观赏的心理幻象。

金宇澄回望的诚实，到了朴拙的程度，至于按照手绘的上海街区地图，来安排人物生活的环境、住址、路线。这份态度，甚至比作家梁鸿对于笔下的吴镇更坚决。《神圣家族》面世前，梁鸿对我谈起过将笔下人物还原到对应“吴镇”每条街区每个门牌位置的构思，遗憾的是小说集出版时未能配套这样一幅地图。《繁花》中的手绘街区地图，有似湖南老人沈博爱的蹉跎跛铅笔画，不容怀疑地保留了人物环境的生存质地，保证了故事的可靠性。

这种非虚构写作的精神，出自一位小说家，且比一般的非虚构写作做到更为极致，只能说出自作家天性的诚实，对于生活记忆的极端忠实，具有一种土地和铺路砖的品性。

一面之下，似乎已经认识金宇澄多年，或许他会给所有初识者这种感觉，因为平和和神气中封存着往事。窗外的迟桂花，透过并不严实的旧式窗缝，给这个下午的聊天，带来了经籍的新气息；又似有若无，像他的文字，“最好的都只是在肚子里，没有说出来”。

# 它不仅只是通俗文学

陈村

冬日，我们收到了北京大学网络文学研究论坛的许多来稿，奔走相告，喜笑颜开，顿生暴发户的感觉。

该论坛的指导老师邵燕君，她曾带着同学们来我家采访，之后发来《网文新观察》自创刊至今连载的《中国网络文学大事年表》。这份年表难能可贵，其中也许有错记，有漏记，这不要紧，可以修订，重要的是终于有一个基础的文本。网络文学仅仅十多年，它的历史已扑朔迷离，还不赶紧记下以后更难搞清。我们首先需要知道发生了什么，看见了什么，什么正在进行和变化，所有的研究应从最基础的工作做起，然后才是评论。吃苦耐劳，肯坐冷板凳，他们从那么琐细的工作开始，甚至去编词典，这样的精神令人钦佩。有他们的介入，网络文学的研究才成为一门学科。按惯例，文学批评是不操心通俗文学的，让读者用脚去批评，但网络文学已然成为这样一个大现象，至少应该给予社会意义上的批评，况且，它不仅只是通俗文学。

在理论部分，有近年来的网络文学的发展，有2016年的网络文学概论，对只有十多年历史的网络文学，五年很漫长，光怪陆离沧海桑田，一年也足以翻天覆地。邵燕君等人残酷追索，犹如原野上的猎狗。他们已杀出国界，阐述在全球媒介革命视野下的中国网络文学如何影响世界。这里不仅有时间的坐标，也有地理的坐标。不仅有对类型小说的研究，还有对网络上非类型小说的观察。

吉云飞和薛静的文章，从穿越题材论说，穿越到古代，穿越到奇幻，小说主人公在时空中自由移动，但还是受制于现实种种。“和许多女性向网文一样，希行的作品，都是以女性作为主人公，但不同的是，婚姻不再是主人公一生故事的终点，爱情也不再是主人公命运发展的主线。”小说作者像盗墓者，挖掘历史，比照现实，寻找文学的突破口。这些批评文章跟下面要谈的论文一样，最困难的是广泛的浏览，全局的视野。网络文学浩如烟海，小说长而又长，令人望而生畏不战而溃。只有这些满怀热情的年轻人肯犯傻去当网文批评的先锋。

这期的重头栏目是讨论女性主义的问题。尽管我认为性爱和它的最佳呈现形式无解，永不可能完美，是上帝的陷阱，但这并不表示人类的挣扎和讨论是无意义的。

网络文学分为男频女频，女性是网络读者的主力军，忠实度更高。在作者与读者的合力下，她们另外开创一个世界，在她们的世界里，不仅有我们之前介绍过的《半月传》这样的作品，女性是英雄，要打出新天地，也有像肖映萱那样以耽美文为例的小说，从女性的视角重塑男性的模样，抚爱地恨铁不成钢地批判男性，这也许是一个白日梦，但是，谁敢说白日梦是没有意义的？

高寒凝用我们熟知的花木兰的典故，来观察今天网络小说中的独生子女一代。在那篇我们耳熟能详的古代经典作品《木兰诗》中，本来并无独立一代的设定，木兰无长兄，但有磨刀霍霍向猪羊的弟弟，有姐妹。但木兰毕竟是孤独的，要替父替男人去从军了。当代的女性，在社会，在家庭，都有一份沉重的责任。今天的木兰们，仍将走出闺房，接受无性别差异的训练，充任社会角色，直到最终被拽回宿命的家庭，扮演人妻，繁衍人类。这样的周折，令她们难以适从，也使得今天婚姻的观点有了突破。

面向社会和面向上帝。上帝的要求，就是基因的要求，不分青红皂白，传承就是好的。但自从走出伊甸园，人类就开始耍滑头了。男人是看不住女人的，皇上用太监看守后宫显得那么滑稽

否？经一路探访后，我萌生寻找严家大族后人的念头。朋友圈中找无着落，不经意间在同仁中获知严家后人不久前带领朋友特意去玩玩过同里！

终于找到了严宝礼外甥、现已退休的报人任持平先生。经与任先生微信来往回忆，在当年敌伪时期，《文汇报》宁为玉碎不求瓦全，大部分员工遣散了，有的去了内地，但家属滞留上海。过了一段时间，有的家属没有亲人音讯生活无着，就来找严先生，这日子怎么办啊？因严氏在同里经营米业，所以严答应接济他们。从老家运米来分发给部分家属。或许由于严先生这么一种姿态，《文汇报》的员工很感恩，故光复以后，《文汇报》最早复刊，严一呼百应，老员工纷纷回归。也许是一种凝聚力吧？还听说为了维持《文汇报》的运作，严家时不时将值钱的东西典当换成现钱，到了绝境路绝的境地，很艰辛！

根据镇志：《文汇报》创始人严宝礼（1900-1960年），江苏省吴江县同里人，江南公学肄业。曾任上海路局财务总稽核，三十年代初，创办交通广告公司。1937年抗战爆发，他抗日救国立场鲜明；抗战胜利后，《文汇报》与国民党反动派针锋相对，在读者中声誉卓著。新中国成立后，严宝礼历任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候补委员及上海市政协委员。1960年11月18日，严宝礼在上海病逝，终年60岁。

岁月浮沉，《文汇报》已是历史悠久、声名远扬，报人们感激缅怀劳苦功高的创办人严宝礼先生。今日修复一新的环翠山庄，慕名参观者也因此络绎不绝，流连忘返……

# 笔会

飘香季节

(国画)

柯桐枝



# 环翠山庄与严宝礼先生

陈桂兰

住惯了钢筋水泥的房子，总感到有些憋得慌。随着年龄的增长，寄情于小桥、流水、人家的情结在不知不觉地日趋左右着自己的生活方式。那天心血来潮就这样在网上订了高铁的车票，花了五十多元独自去苏州同里逛逛。

高铁真是神速，27分钟到达苏州，再转乘公交车，35分钟后进了同里。

兴冲冲抵达，眼前一幕：昔日的一段小石砖路不见了，脚踏着的是平整的水泥石板路上，还雕刻着在同里拍摄过的电影、电视及演员的名字，好似美国好莱坞同里版星光大道，总感到有些异样。记忆中的退思园安在？那柳亚子故居、嘉荫堂、同里三桥、崇本堂呢？看到那戏台前的几棵随风摇曳的百年大树，如今已被一圈石凳死死地围着。老树尽管依然顽强地挺立着，但我心里总感到树根在疼痛，就像一个人穿上羽绒服与披上铁甲战袍是不一样的。古镇中心的河静静地淌着，那是千百年来养育古镇的大动脉，也是明清时期繁华的商业遗迹之地。原本想小坐在河边发呆，望着小船轻轻地摇，体验一种安静的惬意。可这想法只能入梦境，眼前的河两旁被整齐划一的现代洋气的绿色帐顶遮蔽得严严实实。据当地人讲，这是镇政府的工程，是为游客在河边吃遮阳挡雨。一道现代街景排列组合在河道的两边，仿若咖啡厅门前飘着牙齿边的遮阳布，犬牙交错地推向河边，河面变窄了，我在眼前的景象前怎么也心旷神怡不起来。往日的朴素变成了繁华又嘈杂，古镇的安详静谧哪里寻来！

还好，同里的小桥、人家保存完好，依然那么亲切可爱。始建于清光绪年间的退思园，那间红一舸、书楼、琴

房、退思草堂、眠云亭都静静地迎着寻求静谧之人的到来。院内布置无不体现了园主“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哲思，以及山水诗、画等中华传统艺术的模范。那柳亚子故居、嘉荫堂、同里三桥、崇本堂都依然完好。我流连、驻足、欣赏之时，有位老者得知我是报社记者，便告知《文汇报》创始人严宝礼的祖宅和他小时候的居住地——“环翠山庄”已经修缮一新。哦？何不前往探个明？

走入位于同里镇大叶港畔的三元街，远远望去，飞檐——江南园林古建筑的标志凸现在视线里，察看新园林的兴奋感陡增。转过石刻照壁，眼前“环翠山庄”的建筑群以荷花池为中心，池周有八角亭、船厅、四面厅、梅花馆、观梅台、花厅、绿云小憩、曲桥、假山等，做工精致，设计精巧。无论从哪个角度观赏都恰似一幅幅天然画卷。听说环翠山庄最早为清同治年间画家严友兰所建宅园，又称严家花园。严友兰为严宝礼祖父的亲兄弟，严宝礼一家也在此居住，因园内原先广植翠竹花木，有环翠之意而得名，旧时堂名为“宗经堂”。

此时，徜徉于环翠山庄，真想把眼前的一切收入眼底。上二楼，登假山，览全景；下探湖面、花园。步入荷花池上的二桥，一为曲桥，一为独步桥。

曲桥拱形单孔，小巧玲珑，属“小桥极则”。园中除翠竹外，还有桂花、山茶、竹桃、黄杨、冬青、石榴等花木，哦，交相辉映，有花不醉人人自醉之态，如此完美的江南园林多年来为什么不为人人知晓也？不禁有一种莫名的对庄园建造拥有者的“羡慕嫉妒恨”。

怀着一分好奇心，我寻找到同里地方志的撰稿人、七十开外的计东生和八十多岁的王介荣老先生。二老思维敏捷，说起话来有一种按捺不住的兴奋。旧时的回忆由他们道来，仿佛就在眼前。我从他们激动的话语中感受到老人对同里人杰地灵文化的那种深深的眷恋。经二老回忆，当时的严家在同里是个大族，民国时期环翠山庄西部是源丰米行的行址，源丰米行是当时著名的大米行，有房屋53间，沿河有五开间的廊棚，廊棚在上世纪60年代初拆除；山庄南部是五开间平房，有四进，各进间由天幔或穿堂连接；山庄中部是三开间平房四进，房屋之间只有一个小天井；北部是不规则的小屋区及四开间楼房；西北角还有一块空地，原是平房，在抗日战争期间拆成空地，1952年出租给协记米行，60年代由糖站站使用，1978年后开办五金厂时全部拆除翻建成厂房，80年代后都归眼镜厂使用。

如此碎片化的严家花园何以归集？探访修缮者史建华先生后便知晓了。严家住宅区，解放初期有一半以上房屋用于出租，1970年房改时列入没收。80年代将部分环翠山庄房舍翻建成厂房、办公楼。至2003年，虽然留下了旧址，有古树、荷花池、小桥、四面厅等，但其余房舍已非原貌，损坏极其严重。

将环翠山庄化零还整可不是一朝一夕之功。修缮者找到了史料，经这支在苏州园林建筑方面名列前茅的团队一点一点地琢磨，历经岁月和历史洗刷已破落不堪的环翠山庄，经修复后如出水芙蓉，美丽如画。

修缮后的环翠山庄占地约七余亩，恢复了旧时大部分的历史建筑及花园，移种多棵古树，其中包括一棵230年树龄的罗汉松、一棵130年树龄的金桂、一棵110年树龄的红木樗木桩、一棵110年树龄的榆树桩以及百年树龄的腊梅。水池假山、亭台楼阁相映成趣，基本再现了严家花园往日盛况。此外，根据现代使用功能进行了融汇，在地下一层还设置了酒窖，可以珍藏各类名酒，并利用地下室隔音和立体声的效果开设视听娱乐室；茶室、书斋等，为宅注入了新的灵魂与内涵，也是对园林功能的一种丰富吧！

那么大的宅院，严家后人回来寻根



「文汇报」  
微信二维码